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二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說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輕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

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二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

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二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

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里

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

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

○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大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上蓋有許

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

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

概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

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

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

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

二子也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

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
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是也應劭云蓋伯夷之國若姓墨胎氏
○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
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

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

作羹亦可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生食也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

于嗟但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

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曰

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

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

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

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

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讓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肝人之肉索隱曰暴戾謂兇

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暴戾恣睢暴而惡戾也鄭氏

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暴戾恣睢暴而惡戾也鄭氏

生恣音資睢音十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李反恣睢謂恣行為睢

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

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皇覽曰盜跖冢

在河東大陽臨河曲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

直弘農華陰山潼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言伯夷有德而

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

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或擇地

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頂竄跡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

逢比干屈平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軌

伍胥之比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

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

皆猶昧之也○止義曰儻音他湯反儻未定子白道不同不相為

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

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

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雖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

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

之重若彼采微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

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天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索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

會夫狗財

正義曰狗財迅反狗求也賈云已身從物曰狗

烈士狗

索隱曰馮者

名夸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

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貪生乃成其

同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並繫辭文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

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聖人作而萬物覩

索隱曰又引此

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

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

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

顏回因孔

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

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

曰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

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

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足矣

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管仲曰吾始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正義曰賈音古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
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
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

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
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常為各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正儀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

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母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

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耻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

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

有輕重篇○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

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

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劇○正義曰沫

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口歸齊人不以為侈管

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

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

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

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曰以節儉力

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

業行畏貴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

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

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

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

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

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方吾在縲紲中彼

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

民間無有山高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

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及晏子春秋

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詳哉其言之也既

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正義曰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

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

謂乎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臣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索隱曰左

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齊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子在世也

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
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衽

史析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子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老莊申韓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

正義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

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脈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楚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

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枯○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

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屬

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正義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

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實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

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

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正義曰

于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

縣西南十二里彊其兩反為于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

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

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

繫氣浮關而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萊子或是老萊子故書

黃曆二十四年刊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者

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

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三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威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

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

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

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宗子注索隱曰首篇注子

官官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

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紕儒學

索隱曰紕音黠黠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紕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

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

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

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

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作漁父盜跖胠篋正義

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訛音訾謂詆訐毀訾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

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

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

皆空設言語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

剽剽儒墨正義曰剽反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癢○正義曰洋音翔已音紀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

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

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

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子亟去棘猶急也無汚我我寧遊戲汚瀆之中

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潢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

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故鄭之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

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一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二卷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行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

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

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

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術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

老之非為人口吃

正義曰音訖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前弱數以書諫韓

王

索隱曰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

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正義

曰介冑也冑堯登也

今者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

折衝禦侮之人也

所用非所養

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

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

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

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

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索隱

曰說音稅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

說難曰凡

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

之難知故言非吾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辨

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曰橫

未為難也尚非甚難非吾敢有橫失詞能盡說已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

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

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

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

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二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

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

闇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

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

故遇巨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

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

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

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

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

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

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此之不可不知也夫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貴人有

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

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正義曰渥濡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

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

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論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
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切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

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入主已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
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事情乃為刺譏間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
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已也

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
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悅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

多而久之
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久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博聞廣言句也言序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

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王也飾其所敬者說士

彼自知其計
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敵怒之
正義曰前入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

自多其力則無以其
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闕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難概之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决欲攻趙白起苦諫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社郵之慘○正義概古代反規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

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之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索隱曰

云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

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
索隱曰拂音佛大忠

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大忠諫

安人與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
正義曰拂悟當為佛忤古字假借耳佛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任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需君臣道合乃敢

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知盡之難也**
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

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

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

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夫

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

里奚為虜
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大百里以媵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

正義曰汗音烏故反庖虜是汗**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

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

縣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
 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
 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
 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
 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
 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
 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
 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
 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
賈千戶以為上卿韓
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
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
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
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
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礫胡革反用法慘
急而鞠礫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得日李德

所名有林

恣實西垂

即即之類

索隱曰贊曰

宿葉林映

張蒙附附

首率無為

意尊東曾

悲為風切

申言單單

意尊東曾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

若羊反苴音了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索隱

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

齊師敗

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

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

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

將兵扞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

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

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日中謂明

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

以知刻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

紀監甲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

表決漏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兵申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

曰援音枹枹音浮○正義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

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繫索

隱

穰苴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不及反於是遂斬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

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

不徇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

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

馬之左駟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

伯莊二公駟者箱外之立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

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其羸弱者二日而後

小

庚辰二十四年刊 司馬遷列傳四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

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

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

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

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

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

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

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

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齊如頌

魯論

下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宗親宗實曰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二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二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墨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

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姬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

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

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

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

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十頁

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

臚臚生阿郵之間臚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臚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臚類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臚乃陰使召孫臚臚至龐

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

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臚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

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

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

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

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期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

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救鬪者

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或謂救鬪者當善擻解之無以手助批亢擣

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

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入相亢必須批之彼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

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

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

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田忌從之

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

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
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
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
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
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
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賢子之名索隱曰賢子謂臚齊因
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以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二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索隱曰王劭云此李

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

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為吮之索隱曰吮音七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

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

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

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

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

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

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也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

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田氏春秋作商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

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

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

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

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

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

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

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

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

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

辭矣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比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

葬太子立

索隱曰肅上賊也

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

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別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順治戊戌年十二月十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索隱並贊曰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世

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

忌為少傅

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

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

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

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

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

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

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

疏建使建守城父

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項之

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

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

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

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

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

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索隱曰奮湯城父司

馬之姓名也

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

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

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

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

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

音火詬反索隱曰鄭氏作詬詬罵也音迨

能成大

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

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

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

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

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

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

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

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

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

執矢嚮使者

索隱曰劉氏貫音考又古患反謂滿張弓

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

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

宋有華氏之亂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

乃與太子建

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

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

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

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

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

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

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

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白金以與父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白金

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

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

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

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

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

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

拔其鍾離居巢而歸

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羸姓之國居巢亦國也

桀奔南巢其國甚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

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伯州犁伯州犁者晉伯宗子伯州犁子曰郤宛宛子曰伯詭宛亦楚種

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子伯州犁子曰郤宛宛子曰伯詭宛亦楚種

楚者道絕不得歸吳亦以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

伯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一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

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取楚之

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

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

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

賚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瓦子常敗

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

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

擊王王走郢言云國名○索隱曰走音郢公弟懷曰平王殺我

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

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

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飯

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

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

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

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

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

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血地名在

曰左傳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

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

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

州吳縣在州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

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並日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

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楚地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

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檣李乃文誤也左傳云軍卻闔廬病

創楚長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

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

宰嘗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大湖中椒山

也解在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

吳世家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

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求委國

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

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
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
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
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
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
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
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
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
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

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
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
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
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
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
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
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
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
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
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索隱曰腹皮逼反沮毀用

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
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
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
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
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
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
乃反誅我我令君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
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

正義曰器謂棺也以

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

而抉吾眼

索隱曰抉音烏允反抉亦決也

縣吳東門之上

正義曰東

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

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革形

浮

之江中

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

江上

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

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

因命曰胥山

張晏曰胥山在大湖

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

注又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

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

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邊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五

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

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

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

夫差而誅大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

周也正義曰紀鼻一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

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

諫曰正義曰二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

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

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

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

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

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

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儻

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

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

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

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

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之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九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

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也葉公聞白公為亂

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

奔而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享石乞曰事成

為卿不成而享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享石乞

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天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求殞反道

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

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

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員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扶眼棄德

六卿集部

齊魯吳越

而楚越凶惡

美人四對

公孫季北

員國怒端

交論四國

轉口通氣

志身發教

美如四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

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二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之過○正義音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

回也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

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

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

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曰言不

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

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

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

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大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記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

篇二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

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與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

義曰鞮下兮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

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

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

論語故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

知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學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大夫

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

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詞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

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

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

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

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中尾子列傳

冉求字子有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

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安

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

聞斯行諸

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曰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怪之敢

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下人也

少孔

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

冠以雄雞佩以

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

服委質

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

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

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

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

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

論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

篠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

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為之

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

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

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

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

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悝作

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

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

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

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

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

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

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

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索隱曰左傳子貢為

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二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子曰於汝

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

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言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

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

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

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羊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

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

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三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

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

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

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

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

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

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

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
 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
 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
 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
 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
 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
 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
 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

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
 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
 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
 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
 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
 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

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

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

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

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

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徼結堯反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

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

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

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敢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明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

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子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子名步光

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

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

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

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

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

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

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

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

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

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

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好廢舉與

時轉貨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賈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

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喜揚人

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有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字子游少孔

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與地

志云百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

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

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

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三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卜商○索隱曰温國今河内温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

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一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

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曰禮後乎何晏曰孔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言禮事後

萬曆二十四年刊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我意可與言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

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

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没子夏居

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

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

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

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

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

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
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以

欲其念慮常
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
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

及家必聞

馬融曰佞
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

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
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

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
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

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楹三尺
朕穀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

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
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

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
以威却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

怪意即
此津也

武城人

正義曰括地志
云亦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
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

索隱
曰今

吳國東南有澹臺湖
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

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
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
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密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
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

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 少孔子四十

九歲 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君子 子賤為單父宰 正義曰宋州縣

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

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索隱曰家語云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

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 子思問耻孔

子曰國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 國無道穀耻也 孔安國曰

在其朝食其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馬融

好勝人也伐自伐其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包

曰四者行之難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 索隱曰家語

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 孔子曰長可妻

也雖在累繼之中 孔安國曰累黑索也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

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南宮括字子容 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緡按其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盪多力

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孔子弗荅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

不荅

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

故曰

國有道不廢

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

珪之玷

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

以其兄

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哲克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

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于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

音點字哲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翻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二月也春服既成衣單祔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

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遺歸於夫子之門

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正義繇音由

字路路者顏回父

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

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賣以作槨

孔子曰材不材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

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

正義具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馭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馭音汗顏師古云馭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

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

作橋庇云魯人顏師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

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

周武王封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

徐廣曰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

楊何正義曰漢書云守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

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包氏曰子羔學未竟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習而使為政所以

孔子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

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

子之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

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譖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

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軻斯可謂之仁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訥也問君子子

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

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

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

五穀曰稼樹菜斷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孔

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止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

亦不可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

近於禮遠耻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

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

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

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二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

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

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

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

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牛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

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孔子使之齊

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

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第

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

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十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

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

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

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

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

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施以

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

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邴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又曰子循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語云衛人子孟于云趙人莊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二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子孟于云趙人莊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

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曰家語此例確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欽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萬曆二十四年刊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

中今在三十二人
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正義曰魯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郭苦堯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鄆單鉅鹿有鄆縣大原有鄆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鄭玄曰魯人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兀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處

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邾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巽邾音生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死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官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

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

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

曰即魏侯之子名瑩後徙大梁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

叔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

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

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
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
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
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
曰悖音肯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
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
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
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

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
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
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
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
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
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
公曰大久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
遠吾不能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
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

萬曆二十四年刊

商君列傳

二

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嘗於人也○正義

曰教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

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教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

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孝

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其昭公于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

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

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

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

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

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

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

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萬曆二十四年刊

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

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

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闢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

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宗

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

爵秩也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

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

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

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

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

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今為初令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

踰反趨者向也附也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

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

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

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為

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

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勝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

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

曰音統量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

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

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

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

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嶷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

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

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

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

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

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

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

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

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二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

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

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

之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

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

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

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

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

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

萬曆二十四年刊

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

于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

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二置

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

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

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

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

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數從車載田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

者關所及反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膈反奈音遠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

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

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

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

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

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主

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

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

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

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秦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南書列傳

八

之所 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通池

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

商君之家商君之家人怨其焚人子以四時焚人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

謂弃仁義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

不惻誠也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 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

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困

開阡陌及言斬敵首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

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

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今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

戒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桓不信柯

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

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

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

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因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曰

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

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按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併解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文王武王於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卒受惡名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

代弟厲及辟鴟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

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

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

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其書徧觀之

索隱曰：音通觀，謂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索隱曰：謂

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

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戰國策曰乃發書味

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

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

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

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

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

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讐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

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

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

多不中當世而以為秦智識淺故少之

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

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西

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

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從渭

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荆陽入

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

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

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也此

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秦士民之衆兵法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戰國策曰

乃發書味

欲睡引錐自

取卿相之尊者

本公陰符

作揣摩靡

高誘曰揣

人主之情

秦浮說

四塞之國被

武關峽關西

有胡馬之利也

地理志代郡

又有馬

此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秦士民之衆

兵法

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玄曰噶沱出鹵城○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施地理志鹵城縣各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也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

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

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栗之利民

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

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

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

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

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

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

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具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

西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

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

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

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猶館舍君

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

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

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

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

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

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莫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

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

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

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

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

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

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

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

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二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

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

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劫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

起兵自守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作銷鑠據渭取淇卷卷兵糧反○索

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其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也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

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

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路渡

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

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

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東

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

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九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為士使彼臣已也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橫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為從秦地形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

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惕音呼易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惕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惕音憊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

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躓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

六

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藩津之東攻之則楚

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

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

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帝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

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

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

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

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

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且欲東兵蘇秦

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

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

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

萬曆二十四年刊

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

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有宛穰洧水 宛於表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各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

南有陘山 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地方九百餘里

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 許慎云南方谿

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注 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 少府時力距來者 韓有谿

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各時力也 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

距來二種之弩其 名並具淮南子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 索隱曰起是謂超騰用勢蓋起是踴之而射也故下云踴勁弩是也○正義曰起是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材

手引機 然始發之 遠者括蔽洞宵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皆

出於冥山 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

云在 棠谿 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 韓國 州偃城縣西八十里塩鐵論云有棠谿之劔是 墨陽

淮南子曰墨 陽之莫邪也 合膊 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 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鄧師宛馮 廣

曰榮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劔 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劔故號宛馮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劔可乎 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劔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

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劔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 劔楚之寶劔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

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劔韓為 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

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 劔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劔之地 皆陸斷牛馬

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 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

鞬登鐵幕鄒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 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劔皆能斬之 革抉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 曰謂以革為射決決射

也 啜芮 啜音伐○索隱曰啜與馘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 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馘關西謂之盾 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向事秦交臂
 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
 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今西向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
 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

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

徐廣曰在潁川於攄切○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

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不同必有一誤鄆音焉○正義曰

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鄆縣南陽縣汝南有新鄆縣南

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南按
 新鄆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后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
 戰國策直云新鄆無新都二字○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潁川二郡黃陂徐
 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正義曰按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外 正義曰謂 **卷衍酸棗** 徐廣曰榮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

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

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

行不絕鞣鞣殷殷 正義曰鞣摩 **若有二軍之衆臣竊量**

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 正義曰衡音 **交彊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正義曰卒 **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向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索隱曰謂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

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于是水旁之高地故有遂

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二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

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二十萬 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 **奮擊二十萬所徒十**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萬 索隱曰斯音斯謂斯養之卒斯養馬之賤者今 **車六百乘騎五**

萬 起之為卒○正義曰斯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萬 起之為卒○正義曰斯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萬 起之為卒○正義曰斯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萬 起之為卒○正義曰斯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已之誠實

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

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

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

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

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効猶呈見也奉明約在

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曰世本名齊宣

齊宣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有

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

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軍之進若

鋒芒之刃良弓之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

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菑其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

五弦擊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善者之不鼓萬曆二十四年刊

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賜徒獵反鞠者大矣
○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臺
亦賜也促六反崔豹云臨菑之塗車鼓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
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
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秦哀王十六

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在齊
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

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車不得方軌正義

曰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

虛喝喝呼葛反○索隱曰惘音通惘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喝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

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也

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

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

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

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蘇秦列傳

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威王名

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有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踞後也 巫郡徐廣曰巫郡

界正義曰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

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

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駙據左氏及車胤說

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

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荆州

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

蒼梧山在道州南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陜楚威王

北有陜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陜楚威王

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陜之塞也○索隱曰陜山在楚北境郇

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

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

縣云在新水之陽猶郇邑變為荀邑而陰變為園陰爾郇亦當然也

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陜山有鄭州新

鄭縣西南二十里即順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向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

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

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

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

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
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
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
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
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
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
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
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
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
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
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
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
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
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

懼除道使人郊勞

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蘇秦之昆弟妻嫂

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

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

音蒲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

即其字允南即以

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

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

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

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

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

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

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

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

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

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而從約皆

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

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穰反今之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二

烏喙者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音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

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曰愀音自酉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

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也

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

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

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

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

萬曆三十四年刊

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二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行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

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

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

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

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

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

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亡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

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

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

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

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

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

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

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

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

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

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

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

疆故言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二年士卒罷敝北與

燕人戰覆二軍得一將徐廣曰齊覆二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

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回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曆王三十八

年滅宋乃當王赧二十九年此說乃燕薈之時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

矣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曰齊澤二水土承

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徐廣可以為固長城鉅防曰齊

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

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一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即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

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濟州已西也所以備趙也河

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澤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

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

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

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

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

委質為齊臣正義曰真栗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

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

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

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

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

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

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

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誠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

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

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

曰此書為宋說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燕令莫助齊梁一子質於齊

里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

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國而齊惣并之是益一齊齊讎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美

方七百里

索隱曰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

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徐廣曰取敗素染以

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晁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

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曰挑出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

秦其次必長賓之

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姒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并關西

秦挾賓

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

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

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

一人秦王母弟也高陵若名顯涇陽若名惺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

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

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

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

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

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

正義曰枳支是及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

而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正義曰按西陵在黃州

得宋而國亡

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年滅宋二十年五國共擊潛王王走莒

齊楚不得以

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生口天下

告

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山

乘夏水而下

江

索隱曰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

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各

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

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州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

甲宛東下隨

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

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

人如射隼矣

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者若今之鵞是也

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

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

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一日而斷大行

正義曰大行山羊陽坂道北過韓上黨也

我起乎宜陽而

觸平陽

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

一日而莫不盡繇

索隱曰音搖搖動也

我離

兩周

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索隱曰離如字謂屯

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

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卷

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

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

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

氏卷音軌免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

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諱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

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

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

乘夏水浮輕

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

徐廣曰鉞由冉反○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

決榮口

魏無大梁

索隱曰榮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

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濟陽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

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二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

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

無虛頓丘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

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
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
 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
 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
 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
 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
事秦令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
 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徐廣曰鄆江夏鄆縣均一作灼鄆音音
○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鄆縣

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
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盲縣之阨塞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
 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
 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
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

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穰猶勝
也舅穰侯魏冉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
適者貴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岸門之戰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

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

此戰事不見

趙莊之戰

趙肅侯二十一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

莊河

秦之所殺二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二晉之半秦

禍如此其大也

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二晉之半是秦禍

如此其大者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

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

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

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

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二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端典

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端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

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

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

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

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李士周人

宗廟祭禮

惡聲也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正義曰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

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

學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

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

掠笞數百不服醉之

索隱曰古釋字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

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

索隱曰從音足容反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

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

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相秦爲文檄

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即傳檄耳

張儀既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

我不盜而壁若笞

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徐廣曰蘇周曰益州

天苴獨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苴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苴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今州石鏡縣南五里故葭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

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

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

谷之口

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鞏鞏緜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鄠溪相近之地

當屯留之道

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

南陽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

楚臨南鄭

正義曰是塞斜谷之

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轅轅鄠口斷韓南陽之兵也

秦攻新城宜陽

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

洛州福昌縣也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

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

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猶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

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

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

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涇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

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

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權反

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

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

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

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

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

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

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

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

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

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

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

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

王聞張儀來虛上合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

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

使秦女

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

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

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

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

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

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

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

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

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

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斬

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

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

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

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

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

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

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

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

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

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

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脊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

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

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

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

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

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

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

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栗田鳥反

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

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汶音泯浮江以下至

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

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

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

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

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

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

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

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

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

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胃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

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胃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

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

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

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

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

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斯徒謂雜役之賤

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跣科頭

跽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跽跣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跣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

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

言執戟奮怒而入陣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

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

跌於後跌音鳥火反跌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

騰者不可

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

趨敵

索隱曰徒跣也禡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

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方相壓猶烏獲之與嬰

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

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

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

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

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土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

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

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

計莫如為

干偽反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

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

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

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

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

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

南臨淄即墨危矣

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

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

說趙王曰救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

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

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

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

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使臣先
 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
 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
 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
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
 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
 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
 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
 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
 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
 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
 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趨音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
 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
 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
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張儀列傳十

十四

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

酒酣樂進熱啜

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

羹不斟是也

反斗以擊之

正義曰反斗即倒柄擊也

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

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

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

笄山在蘇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

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

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正義曰並在易州界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

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

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

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

音在

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

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

燕王

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

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

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

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

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患

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
者大祭祀必
陳設文物軒車爨器
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
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
同舊本作烹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

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
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
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
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
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
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

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
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
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
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
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
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
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

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

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

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

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

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

興兵而伐大寇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

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

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

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

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則魏必圖秦而棄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

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

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

中國無事

索隱曰謂山東義曰中國謂關東

之六國○正事不共攻秦

秦得燒掇焚

將

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燐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君

之國有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索隱曰謂

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

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索隱曰凡

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

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

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

之下

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

張儀已卒之後犀

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

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

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

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

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

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

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

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

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且燒燐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

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

秦末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

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

繡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

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

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

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

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

張為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

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里疾

與惠王異毋毋韓女也樗里子

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

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併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涵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疾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不可考較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

名使將而伐曲沃

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

盡出其人

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

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

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

軍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

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

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

入周周以卒迎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

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

戰國策以仇酋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險

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

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

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

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

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

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

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守恐

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

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

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書才刊傳十一

於秦衛必折而入正義曰謂魏亡西河之外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

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

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

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

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

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

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

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

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

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

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

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

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

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任鄙

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事下蔡

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明者學自家之說因張儀樗里

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

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

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

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

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

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

受二音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

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

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生黨南陽並積時

日父○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父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嶠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

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

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

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奔

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

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

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

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

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

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

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

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

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

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一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

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

救乃以兵圍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

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

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

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

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

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

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

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

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書中列傳一 五

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

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

封小令尹以杜陽

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

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

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

烏曷反

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

陽闕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

子為壽謁之公仲

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

曰秦韓之

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

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

黨韓魏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

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

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

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

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

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

△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

公何以異之

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

人皆言楚

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

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

是白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

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

於甘茂韓公之讐也

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讐

今公言善韓以

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

反宜陽之民

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

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今公徒收之甚難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

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

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

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尚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

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

反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

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向

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

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

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

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

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向壽公孫奭爭

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

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

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

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

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

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

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

徐廣曰在陽城○索隱曰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

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

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

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

屬韓秦不得言置之

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

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

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

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曰復音福

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

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

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

徐廣曰一作蠡○索

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蠡字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

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

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

滑於越

徐廣曰滑一作洧

而內行章義之難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

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

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

而郡江東

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

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

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

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

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

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

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

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

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控疆

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

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索隱曰應侯范

也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
 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
 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
 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
 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
 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
 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

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
 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齊音側奚反
一音資並謂割五城

也與臣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

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二十城索隱曰戰國
策云得二十

六縣○正義曰上谷今
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
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

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

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

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
字○正義曰甘茂為強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

萬曆二十四年刊 粵才刊專十一

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起張唐

樽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